

畅怀

晨光下的独舞

□ 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高德华

家住公园旁,清晨去散步,总会遇见一个独舞的老人。先闻其声,后见其人。那悦耳的音乐由小路前方传来,他矮瘦的身体随之扭动、旋转、行进。陈旧的衣服,褪色的布鞋,腰间别着“随身听”,头已谢顶,靠一绺白发掩饰,一旦滑落,便像一盏灯,晃动在朦胧的晨雾里。

老年人早早地来,以各种招数抗击日益逼近的死神。这个独舞的老人转入路边一方空地,面对一株香樟,像面对无数观众深鞠一躬,随即摇头摆臀,摊手绕腕,没有人能看懂他的舞姿。

这天清晨我们又在公园相遇。他覆于头顶的白发染得乌黑,还用摩丝定型,一袭得体的黑色表演服,一双锃亮的皮鞋,不是边走边舞,而是精神抖擞地赶往他独舞的空地,貌似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即将闪亮登场。如此煞费苦心,莫非想弥补他别扭的独舞?

晚间看电视,我猛吃一惊,他竟然出

现在荧屏上,此刻正接受主持人的采访。

原来,他幼年失去父母,被一位独身女人收养,在养母的疼爱下长大,成家立业,却天生没有生育能力,偏为嫁给他的女人所不能承受。他离了婚,也不再娶,与养母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。谁知养母晚年双腿瘫痪,接着精神失常,平静生活忽如一团乱麻。他心一横,辞工尽孝。

清晨,他用轮椅推着养母来公园,呼吸清新的空气,看欢快的广场舞,一旦曲终人散,养母就像不懂事的孩子又哭又闹。他俯下身子安慰,却挨了一个耳光。养母从不打他,小时候被别人抓破一点皮,她都要上门讨说法,今日破例出手,

实在是身不由己。他一声不吭,一动不动。养母突然明白过来,懊悔地打自己,他连忙抱住,母子就紧紧相抱,默默流泪。养母的泪是抱怨自己命苦,拖累了养子;他的泪是责备自己无能,委屈了养母。风烛残年,半身不遂,神志不清,唯有广场舞能使她快乐。他恨自己不会跳舞,不能满足养母唯一的乐趣。世上无难事,他又把心一横,决定以身试舞。于是,买来“随身听”,随着音乐手舞足蹈,养母居然眉开眼笑。

晨光下,他陪养母看完广场舞,就将轮椅推到小路旁的空地,把养母安顿在香樟下,尽情为她独舞。一曲将止,迅速

旋转,瞬间跪在养母膝下,逗得养母哈哈大笑,而他却满头大汗,气喘吁吁。养母缓缓伸出手,轻轻为他擦汗。那手清凉、颤抖,却有母爱的温度。

又是晴朗之晨,养母像往常一样静静地坐在香樟下,完全陶醉于他激情的独舞。微风轻拂,霞光绚丽,他的身体在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中酣畅起舞。当激昂旋律升腾到极致,瞬间戛然而止,他单膝跪地,伏在养母膝上,等待养母伸出手来。半晌无动静,他抬头一看,养母歪头闭眼,无声无息。呼喊,哭泣,哭泣,呼喊,无济于事。养母沐浴着亮丽的晨光,聆听着美妙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,快乐的、安详的、永远的合了双眼。

养母走了,如今他也成了老人,可他仍在晨光下独舞,面对那株高大的香樟,他深信天上有一双眼睛正注视着他的舞姿,那是亲爱的养母。

畅情

李老师和一群小鸭子

□ 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刘志宇

这么多年过去了,每年的六一儿童节这一天,一个年轻靓丽的身影如期而至,轻轻地拨动着我的心弦,让我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儿童时代,回到了母校那棵浓荫密布的大樟树下。

母校是一个砖瓦建筑的四合院,巧得很的是一株大樟树矗立在院子正中间,树冠将院子遮盖得严严实实的,小伙伴们在下面滚铁环、跳绳、踢毽子、跳橡皮筋,玩的不亦乐乎。

一天,一个高个儿的女教师轻轻地推开教室门,迈着轻盈的步伐站到了讲台前。“我姓李,是你们的音乐老师。”从此,一张花儿似的笑脸深深地映入了我们的眼帘。

“小朋友们,学校要成立一支文艺宣传队,儿童节那天到县城去表演,我要从你们中间挑选队员,有兴趣的下课后到办公室来。”李老师刚一宣布这个消息,立马在班里炸开了锅。

下课铃一响,小伙伴们像离弦的箭一样跑出教室,“李老师,我会唱歌”“李老师,我会跳舞”……胆子大的女同学不等老师同意,就冲进了办公室。唱歌跳舞那是女孩子的事,男孩子则挤在门口看热闹。意外的是,挑选的队员中,居然也有几名男孩子,我是其中之一。

接连几天,不等东边露出鱼肚白,我就起了床,急急忙忙扒了几口饭,背着书包就往学校里跑。压腿、压肩、下腰、推脚背、劈腿跳,小伙伴们早早地就跟着李老师在练习了。六一儿童节那天,我们表演的节目《我们村里养了一群小鸭子》获得了一等奖。

几年后,李老师离开了小山村,之后,我们再也没有李老师的消息了。直到几年前,父亲打来电话,说是当年的舞蹈老师要回小山村了,问我有没有时间回来与当年的宣传队员团聚一下。父亲告诉我,当年李老师是知青,退休后随女儿定居美国,现在是美国一所学校的客座教授。

分别几十年后,当年的小鸭子和李老师相聚在樟树下。这天,久违的阳光暖暖地照在学校里。一束一束的阳光,透过浓密的叶片,像舞台上的射灯,照耀着李老师和那群小鸭子。



苗青/摄

感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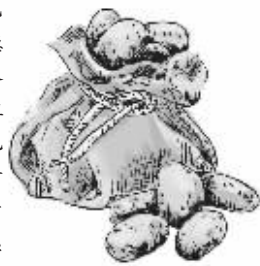
一辈子的热爱

□ 胡佑志

村头住着一位熊大爷,已近耄耋之年,耳聪目明,步履稳健。本该是在家享享清福,颐养天年,可他偏偏固守着一门祖祖辈辈的职业——农耕。经他出手的玉米、马铃薯、蚕豆、黄瓜等农作物一上市,总会被卖个好价钱。从二十多岁开始,熊大爷就用马铃薯兑换大米、玉米换来面粉维持一家人的日子,一晃就是六十多年了。

前几年,熊大爷的老伴去世,失去了帮手,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劝他别去干农活了。熊大爷不愿意,待儿女们上班出门后,他就悄悄地上山了,那略显苍老而露出青筋的手依然在土里忙碌着。儿女们见劝不住父亲,最后想了一招,趁父亲赶集之际,把他的农用工具卖了。

那天将近晌午时,村里来了一个收废品的,儿女们赶紧找出父亲的锄头、铲子、镰刀等工具,正欲过称时,熊大爷刚好回来撞见,他怒气冲冲地抢过农具,一改往日慈父的形象,怒目圆睁。“你们几姊妹还要不要我活,我就是死



了,你们都别管,哪个喊你们卖掉我的东西!”儿女们在父亲青筋暴跳的阵势下,面面相觑,只好由着父亲的性子去。

熊大爷俨然有着自己的一套工作制,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。他宁愿不要儿女们照顾,也不愿丢

了这土地。他把收获的粮食拿到集市上,颗粒饱满,匀称,种出的土豆个大,腰圆,买主见他这把年纪了,居然种出这么好的无公害农产品,都愿意出高一点的价格收购。去年,一年轻小伙听说如此高龄的熊大爷还能种出上千斤的玉米,着实很感动,遂回到村里,将三千多斤玉米一起收购。熊大爷看着自己种出的粮食有了回报,心里特别高兴。他说:“只要我活着一天,我就要干一天。生命在于运动!”

土地人生,人生土地,熊大爷几十年来的坚守,让我明白了,有的人有一辈子都割舍不断的东西,那就是握在自己手里的一门职业。不管岁月变迁,潮流更改,依然执着,不变初心。一辈子的土地情结,一辈子的精神支柱。

处事

茶倒七分满

□ 李晓琦

上周,全家人外出旅游,临行前给送鲜奶的师傅发了信息:“下个礼拜家里没人,不要送奶。”师傅满口答应,回了一个大大的“OK”。

不曾想没走两天,师傅就发来信息:“昨天忘了,多送了一天。”按照我的脾气,正想与其理论一番,手中边编辑着信息,边把这事说给家人听。妈妈一听赶忙阻止了我,“算啦!就几块钱的事,送奶工送一瓶奶才挣一毛钱,何必呢?”我一听更不服气了。

有人说,天秤座的人都有一个通病:他们心里装着一杆秤,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时刻在衡量相互之间的取舍。和这样的人相处特别累,因为他们好像随时都在记账。但这类人又有一点好处,就是不用怕被欠着什么东西,因为即使你忘记了,他们也时刻惦记要赶紧还回去。

对比自己就是这样,虽还不至于“锱铢必较”,但凡事总想求个明白。

真正让我发觉不妥的,来自大学同学的一件事。几年前,大学同寝室一个姐妹结婚,此后每次同学联络,听到她念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:“你们结婚一定要告诉我,欠你们的红包要赶紧还上。”起初大家都一笑置之,并未放在心上:大学四年同寝之谊,都是我们的一片心意,还谈什么还不还的。后来,因为种种原因她未能参加其他人的婚礼,几年间她一直惦记着“要把别人送的礼还回去”,几经周折,通过支付宝、微信等各种渠道,她终于把“没机会还”的礼金尽数还清。同学一场,为了做到不欠人情,终成这种境地着实令人尴尬。当她非要还我钱的时候,我问道:“何必呢?”她说:“我这个人最不喜欢欠别人的了。”

诚然,这位同学是不再欠什么了,可昔日同窗的情谊也几乎被消磨殆尽。试想,人世间的若是事事要求算得明明白白,还谈什么人情冷暖?

从小就听说“茶七酒八”,意思是倒茶只能七分满,酒就八分满。直到今天,我终于恍然大悟:从来茶倒七分满,留下三分是人情。为人处世也是如此:凡事别太较真儿,难得糊涂,也是一种福气。